

赵芬明  
著

*Walking on  
the ruins*

# 行走在 千年废墟 之上

——我的考古往事——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 行走在千年废墟之上

我的考古往事

赵芬明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走在千年废墟之上: 我的考古往事 / 赵芬明著.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5680-5337-2

I. ①行… II. ①赵… III. ①考古工作—中国—文集 IV. ①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22681 号

行走在千年废墟之上: 我的考古往事

赵芬明 著

Xingzouzai Qiannian Feixu Zhishang: Wo de Kaogu Wangshi

策划编辑: 饶 静

责任编辑: 江彦或

封面设计: 颜小曼

责任校对: 曾 婷

责任监印: 朱 玢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电话: (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录 排: 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41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1: 有心人

时光荏苒，不经意间，我已到知天命之年。

我从 17 岁步入文博行业，到现在已有 34 年了。我原来一直做考古技术方面的工作，考古绘图、古文字临摹、壁画临摹是我的看家本领。我也做过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亲历了很多考古现场。随着时间推移，有的仍刻骨铭心，历历在目；有的早已沉寂，淡忘了。

芬明兄是位有心人。他喜欢学习，经历丰富，人也勤奋。他的这些文字，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1991 年，我们刚 20 岁出头，一起参加了定州商代墓群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工作。我们同吃同住了近半年，一起经历了很多事。他身材不算高，清瘦但很精干，且身手不凡。在定州发掘的那些商墓，至少都有 7 米深。遇到特别小且深的墓葬时，我下不去，他便主动下去帮忙。只见他两手扶壁，踩着脚窝，上下自如，身轻如燕。他在墓底帮我测量数据，我才得以完成绘图工作。有一天，我在墓里绘图，他拉上基线帮着测量。突然，我们听见上面有吵闹和喊叫的声音。他说了一声“我上去看看”，几个上蹿动作，瞬间便蹿到了数米高的地面上。

后来，国家基本建设工程增多，考古任务也变重，我们都参加了很多很多的考古工作，但没能再有机会在同一个工地工作。1995 年，他参加了曲阳五代王处直墓的考古发掘工作，壁画出土后，我去做壁画临摹时，他又转战到别的考古工地了。

大概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在《中国文物报》上看到了他写的关于某项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的文章，觉得写的很专业。我才知道，经过多年的锻炼，他不仅仅擅长考古技术方面的工作，而且，开始在考古理论方面下功夫了。

再后来，他去了北京，我们很少见面。但从朋友圈中，我知道他一直工作在考古第一线。

芬明兄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经过这几十年的实践和知识积累，他在考古的调查、钻探、发掘、绘图以及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上，都已经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了。

虽并非考古方面的名家、大家，但他确实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把亲历考古的所见所闻和自己成长的感悟形成文字，在网络上传播，并引来数万人阅读，非常了不起。他所讲的故事，可以满足普通大众对认识和了解考古工作的需求，并从中得到一些知识，我认为这是他对社会的一大贡献。

这些文字记录了他三十余年的考古经历和生活感悟。语言朴实无华，故事生动，很吸引人。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为他出书，我为他高兴。芬明兄约我写序，我也很乐意。

祝他的书早日出版，愿他的故事继续讲下去并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中国壁画学会理事、河北博物院副研究员  
郝建文  
2018 年 10 月 26 日

## 序 2: 泥土的芬芳

2012年冬，我负责的张湾沉船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进入室内整理阶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同行介绍赵芬明来蓟县考古工作站帮我绘制遗址出土器物图。他身材瘦削，双目有神，来时戴着很潮很酷的红色五角星绿军帽，留着整齐浓密的胡须。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冬天的工作站很清静，我们各自干自己的事，互不打扰。芬明工作很投入，效率高，图绘得也漂亮。对于一些器物的主要特征，他观察仔细、把握到位，并通过图纸准确地表达出来，体现出很深的专业素养和技术功底。用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干完了这批活，他就返回了北京。

那段时间，每天一起吃饭的食堂成了我们交流最多的地方。闲聊中，我了解到他的考古经历，还知道他喜欢文学，撰写、发表了不少作品，而且正在筹划着写与自己考古经历有关的“大部头”。说起这些时，我见他眼里放着光芒。我为他工作之余执着文学创作的精神和他的真诚所感染，给他鼓劲打气，希望他的大作早点儿写出来，做他的读者。在那段短暂的交往中，芬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没想到今年十月下旬，芬明真的发来了书稿，并嘱我写点什么。芬明的文字燃起了我的思绪，它使我想起了以芬明为代表的长期活跃在中国考古一线的这个特别重要的群体，也就是业内通常说的“考古技工”。翻阅着书稿，许多和我一同工作过、接触过的考古师傅们的形象一一浮现在眼前。陕西技工吕增福、吕鹏伟父子在蓟县工作过十

多年，我曾经躺在爷儿俩的炕上，听老吕滔滔不绝而又自信地给我讲述他创作的几十万字的电视文学剧本《血溅国宝》，其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令我着迷。还有河南的马霄、马孝和，山西的杨一文等人，他们中有的已经离开考古行业，有的仍辗转于全国大大小小的考古工地。每每想起，他们质朴的人格品质、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自律的职业精神都令我心生敬意。

他们因为某些机缘踏入考古行业，长期而繁重的考古实践积累加上自身的刻苦、坚韧和悟性，使他们中的一些人练就了过硬的考古技能和本领。他们或经验丰富或心灵手巧或妙笔生花，逐渐成为考古行业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这些技能和本领，也成为他们赖以谋生的重要手段。打一铲土就能判定地下墓葬有无，摸一摸陶片就能判断它的年代，这些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神话；指导新参加考古实习的博士挖好一个灰坑、为一件纹饰繁缛的青铜器绘制出精准的考古线图，也不是传奇。在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野外，在器物拼对、绘图修复的室内，在分析、统计、整理的考古资料里，处处都留有他们辛苦的足迹和默默付出的身影。

岁月如流。年复一年远离家乡，长期工作于充满泥土味道的田野和安静的整理室内，并没有泯灭芬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初心。千年的遗存不说话，标本室里成千上万的文物也沉默不语，在工作之余那些闲散的时光里，拿起笔去记录和抒发内心酝酿已久的故事和情感，和自己对话，成了芬明的习惯和生活方式。

阅读芬明的文字，我能感受到他浓浓的故乡情结。故乡的山水风物，养育他的那块土地，还有成长过程中那些人和事，都被他用饱含

深情的笔触，描画得细腻、朴实、自然。正如毛姆在《刀锋》里所写的：“一个人不仅仅是他自己，也是他上过的学校和生活过的农场。”文如其人，这也是了解芬明以及了解他如何走上考古之路的最好方式。

芬明是个有心人、细心人，他参加过许多考古项目，其中也不乏很重要的发现，这些经历成为他作品的重要素材。他以亲历者的视角、讲故事的方式、纪实性的手法和幽默风趣的语言，把一些重要考古活动的过程、考古发现、考古常识和他个人在这一过程中的种种经历体会讲述出来，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识性，给人带来一种轻松平和的阅读体验。我理解，芬明是在用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和大家分享他所经历的几十年的考古人生；同时，他也通过这样的文字传达出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和价值取向。

我对文学是外行，但芬明的诚恳让我不能推脱。感谢芬明对我的信任，使我作为同行和读者，有机会写了上面的这些话。祝芬明在考古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  
盛立双  
2018年11月16日



## 自序

考古是一门冷僻的学科，若是按着常规套路，用“地层的叠压”“灰坑的打破关系”“地层学”“器物类型学”这些名词术语来写考古故事，除了业内人士，恐怕没人能看得懂，可读性也大打折扣。

有人说：“少数人的考古，不是考古。”把考古学大众化、科普化已是大势所趋。

自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至今已近 100 年了，以考古为题材的纪实作品却寥寥无几。基于以上原因，我试图用平铺直叙、雅俗共赏的语言讲几段真实的考古故事，希望业内和业外的人士都能看得懂。

我自进入考古行业，从调查万里长城开始，到转入考古挖掘，已近 30 载。从燕赵大地转战三峡地区，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其中有奇怪的、平凡的，还有令人费解的。我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脸，其中有丑恶的，也有善良的。这些都成了我创作的源泉。

考古是一种探本寻源的过程，又好似公安破案，是寻找“证据”的过程。那么这些“证据”来自哪里？来自奋战在考古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拿着微薄的薪水，干着非常辛苦的工作，为考古研究提供第一手完整的资料。正是他们默默无闻的付出，才使我们知道：历史原来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些普通的考古人不应该缺席。

时常有人问我：“你们考古经常挖金银财宝，肯定能顺手揣自己兜里吧？”我回答说：“要是揣起宝贝来，我早就发了，还用得着在

考古行里混吗？”话说回来了，盗亦有道，即使盗贼也有行业规矩，更何况考古行呢？

考古是一门耐得住寂寞的行业，是一种良心的职业，需要有锲而不舍的工匠精神。我只是众多考古人中的一分子，在多年的考古生涯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还有教训。今天，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通过几个考古故事，给大家开一个小小的窗口，请大家领略一下考古人的风采，感受一下他们的人生。

我们为什么要考古？每天趴在黄土坑里挖那些残砖碎瓦又有何意义？考古就是要还原历史，把历史的碎片拼对起来，汲取古人的智慧和经验，创造未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记住他们留给我们的失败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时常有人问我：“您从哪所大学毕业？”我说：“我没上过大学，社会就是我的大学，高尔基就是我的导师。”仅此而已。

古人云：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铁棒要想磨成针，那得需要时间。文学创作也一样，我在写作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时间，才混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要告诉广大朋友的是，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人生的道路既漫长，又短暂。你要珍惜当下，稳步前进，“别怕慢，就怕站”。过些年，你回首看时，自己已走过了很长的路，道路两旁已是鲜花盛开。

希望考古的、不考古的人，都能看得懂我的故事。

# 目 录

## Contents

### —— 渐行渐远的故乡 —— 家乡篇

1. 故乡的河 2
2. 学校里的江湖 8
3. 在医疗所的日子 19
4. 与考古结缘 30

### —— 不到长城非好汉 —— 长城考察篇

1. 长城考察队的好汉们 36
2. 初见长城真面目 48
3. 敌楼里的殉情男女 56
4. 戚继光在董家口大败鞑靼 63

5. 平顶峪的春天 78

6. 东沟的“驴脊背” 89

7. 板厂峪 97

8. 九门口之恋 109

9. 雄关古道 123

10. 房东家有个好姑娘 132

11. 恩师的背影 146

12. 塞上长城的百年风霜 153

13. 东阳师傅的最后人生 160

——**燕赵考古篇**  
大地下的宝藏

1. 诡异神秘的壁画 164
2. 在北庄子发现商王朝墓地 168
3. 村庄下面的千年王陵 178
4. 一桩盗墓大案引发的考古 193
5. 七千年前消失的神秘部落 228
6. 700 年前的皇家都城 234

——  
行走在千年废墟之上  
三峡考古篇

1. 初到奉节城 240
2. 茶店子的古墓 247
3. 我在古象馆修文物 250
4. 庙梁包挖出“汗血宝马” 265
5. 一把青铜古剑引发的血案 278

后记 317

附：我的考古时间线 321



# 家乡篇



渐行渐远的故乡



## 1. 故乡的河

### (1)

兴洲河，发源地在丰宁的坝上高原，河水自北向南奔腾而下，因为落差大，水势凶猛，故而也叫“牯牛河”。牯牛，是没有被阉割的公牛，凶猛好斗，雄性十足，用这个名字来形容兴洲河最恰当不过。

兴洲河虽然不大，但在历史上有记载。北魏时期大文学家、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兴洲河为“要水”。清朝的时候，兴洲河叫“喀喇河”，满语，意为黑水。兴洲河东有一座大山，壁立千仞，好似一幅巨大的屏障伫立在河东岸，这山叫“大东山”。河西侧的二级台地宽阔而平坦，台地上有一处村庄，叫兴洲，这就是我的故乡。

虽说村子不大，名字却很大气，究竟是为啥？

多年后，我从事了考古事业，借助专业知识，才发现一点端倪。

将时间追溯到五千多年以前，那个时候应该是原始社会，是人文始祖黄帝的天下。太史公在《史记》之中有一句话：“黄帝北逐荤粥。”

啥意思？是说黄帝向北方驱赶“荤粥人”。

“荤粥”，就是后来的山戎族，汉代的匈奴。这是一个生活在燕山北麓的游牧民族，因生活在山区，以打猎为生，故而脚力好，登山攀岩如履平地，再加上民风彪悍、勇武好斗，连燕国都怕他们。

据史料记载，山戎曾经“病燕”，意思是经常侵犯燕国。燕国的国都本来在北京房山的琉璃河一代，被山戎打得够呛，被迫迁都到保



定的易县。这个“荤粥”“山戎”和兴洲的名字有啥关系？我入了考古行之后，特地关注过这方面的信息。

20 世纪 70 年代，河北省考古队在兴洲村南二道沟门的山坡上发掘出一大片山戎族墓葬。这些墓葬可不是一般人的古墓，从古墓里挖出来的东西很珍贵，其中有几座古墓当中出土了鹿首短剑、羊首短剑，墓主人的身边还放置箭囊、弓。箭囊已经腐烂，但留下了大把青铜箭镞；除此之外，墓主人的胳膊上还缠绕着鎏金臂钏。

别忘了，那可是 2 000 年前的西周时期，倘若在繁华的中原地带发现这些古物还不算稀奇，而在塞外蛮荒之地能有这么多精美之物，可以说，墓主人非富即贵。尤其是那些鹿首短剑、羊首短剑，它们不但是一种精致的武器，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非王者莫属。

既然是王者的墓葬，那么墓地距离他生前居住的地方肯定不远。

后来，我在帮邻居挖菜窖的时候，在地下 1.5 米的深度，发现了大面积的白灰抹地面的房屋遗址。这种白灰抹地面的房子是一种高规格的房屋，只有诸侯王或者汗王才有资格居住。

这些遗址压在秦汉文化层的下面，说明其出现早于秦汉。从这些房址中出土的青铜牌饰和从山戎墓里出土的牌饰一模一样。由此说明，这些房子很可能就是山戎族修建的。山戎王者的古墓，山戎族密集的高规格房屋，这一切都说明，兴洲这个地方当初就是山戎的王庭。

既然是王庭的位置，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也许是“荤粥”这个名字不好听，时常遭人取笑，之后就改成“兴洲”了吧。

别看这个地方小、不起眼，但它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扼守了由塞北通往京师的要道。汉代的飞将军李广曾经驻在此地，